



我和我的村庄

安徽合肥 于继勇

20世纪70年代,我出生在安徽省涡阳县青町镇大于村。我在这里长到19岁,然后到省城合肥求学和工作。但父母和大部分亲人仍生活在村里,所以,我的根一直扎在这个村庄里。一转眼,在合肥生活了20多年。每天跻身车流汹涌的都市,恍惚间,忆起的还是在乡村生活的场景。在饮食习惯和生活细节上,我仍然保持着以前的习性,比如喜欢吃面食、吃生蒜头、生吃萝卜和洋葱。

骨子里,我还是一个农民,我对城市有着天然的恐慌。我热爱田野,热爱家乡的小河,热爱秋天田野里庄稼成熟时的气味。

近30年,是中国变化最剧烈的时段。精良的机器和智能化的电子设备,全面渗透生活,一切都精细而准确,人也像上了发条,每天在固定的路线和地点上,来来回回。到城市工作和生活,是我少年时的梦想。

但是,在城市生活二十多年后,我从热血青年,走到了双鬓染霜的中年。在梦里梦到的场景,仍然有那平坦的田野,土坯墙的房子,院子里的枣树,门前的猪狗牛羊,以及早中晚都要吃到的红芋饭。饥饿与恐惧,也从来没有从我的血液里清洗干净。躺在柔软的席梦思上,我常常回忆三十几年前的自己:躺在麻绳编织成的网床上,醒来的时候,背上网绳勒出的印痕,像一个一个田字格。早晨,伴着红彤彤的太阳从村庄的东方升起,猪狗牛羊、驴马骡猫、鸡鸭兔鹅都发出吼叫,炊烟从锅灶间开始,通过烟囱一团团升起,漫过树梢,像很多杆旗帜。树叶间的露珠,在太阳的照耀下晶莹剔透,然后随着升高的气温慢慢消失。

村里没有水泥地,没有工厂,也没有化工产品,生活和生产用具大都要就地取材,粗糙而耐用。那时食品非常单调,甚至寒碜,常见的五谷杂粮,80%的食物都是自家田地里生产的,所以,没有添加剂、催肥剂、色素,没有不可预知的化工原料。

集市简陋,按农历的日子,一三五、二四六简单交易。自家菜园里的茄子青椒大葱土豆,鸡鸭下的蛋,吃不了的都拿来换钱,然后用钱去换点灯用的煤油、身上穿的衣服、锅里用的油盐酱醋。因为都是熟人,克斤扣两的事情很少发生,偶尔一次,会吵得面红耳赤,几天后见了,依然能握手言和。巴掌大的地方,谁用不着谁呢?

村里的夏天是最美的时光。找树荫最茂密的地方,把地上的鸡屎鸭屎扫走,铺一张凉席,用一把蒲扇遮住脸,便可酣然大睡,那时候的时间一点都不金贵,想睡到几点都可以。醒来,如果身边是池塘,剥去衣服,光着屁股,像鱼儿一样在水里撒开四肢尽情畅游。如果运气好,也许还可以在两腿间夹一条鱼上来。而甲鱼、黄鳝和河虾,都在一些洞里,用小棍子捅几下,就会有收获的。很多铜板大小的甲鱼和一寸多长的鲤鱼、鲫鱼,可以养在大的罐头瓶里,或者扔在家里的水井里。过几年淘井的时候,就是餐桌上的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味。

接近秋天的时候,无论是地里的山芋或者大豆,都可以烧食。火烧蚱蜢、蝈蝈、知了和麻雀,是不可多得的享受。冬天来了,天寒地冻,银装素裹。每一家似乎都有头发银白的奶奶和爷爷,他们会把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,一遍遍地讲个不停,只是我们并不太用心去听。直到他们去世的时候才知道,他们是在追忆自己的青春和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。人生的长度,没有太多的差别,差别只在经历。村庄里绝大部分的老人,从出生到死亡,都生活在那方圆几十公里的土地上。很多老人一生没有去过城市,甚至连县城也没有去过。

因为生活在土地上,拥有土地,就拥有了生活,对于外面的世界,他们渴求却不强求,能在一块土地上平安地生活下去,他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呢?吃饱穿暖,是很多人一生的理想。黑夜来临,一家人待在屋里各司其事,女人们做衣服纳鞋。男人要么编筐搓绳,要么做些简单的家具。人们为了省几两油,都喜欢早睡早起,因为睡眠充足,几乎没有人失眠,每天早晨起来,浑身都充满力量。

科技改变世界。30年时间,曾经的宏伟蓝图都变成了现实,比想象的还好。村庄,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国渐渐消退,变得工业化和社区化。也许再过几十年,村庄会变得更美丽、更富有。但那些传统习俗永不会再来。和村庄一样在渐渐模糊的词叫故乡。因为交通的便捷,故乡不只在梦中,而成了甲地乙地。几千年延续的生活场景,缩进文字里,只有在一些文字和影像里,才能捕捉到细枝末节,就像藏在门后的那坛老酒,舀起的是岁月的点点滴滴,喝到的是酒香的甘冽醇厚,而流入心中的,则是长长的乡愁。

清廉之歌

安徽合肥 周华锋

品端行为方,溯远源流长,
先贤求节气,代代再弘扬。
孔孟讲仁政,百家各逞强,
老墨韩吕氏,廉皆其旨纲。
富贵人皆想,歪道取之慌,
切戒贪骄猛,无怨君不伤。
能廉有威望,国兴廉当广,
廉洁助清正,美德有传良。
尧舜禹商汤,周公姬发昌,
秦汉多廉吏,太史公流芳;
三国诸葛亮,蜀地留祠堂,
五柳先生诗,至今仍吟唱;
一统有隋唐,仁杰狄宰相,
清廉数包拯,廉泉述过往;
明朝海瑞刚,治贪行匆忙,
清朝于成龙,康熙钦嘉奖。
中国共产党,廉洁做榜样,
润之毛泽东,一生无私藏;

反腐永路上,制度有保障,
自我革命宝,初心怎能忘;
不敢更不想,不能显力量,
先进纯洁性,目标亦立场;
四史强信仰,三严循党章,
三实讲道德,时时重修养。
四个自信航,根基乃思想,
四个意识增,文化构廉网;
百年史波壮,岁月记沧桑,
淬炼铸灵魂,厚植廉土壤;
操守心有向,监督重预防,
家风涉亲友,约束在日常;
形势多宣讲,法纪高悬梁,
警钟须长鸣,示范立首榜。
社会好风尚,传播树导向,
网络齐跟进,处处邪邪退;
服从党中央,确保政令畅,
廉政美党风,复兴谱华章。

高粱荻儿

河南开封 任崇喜

高粱的种类多,多见的,是高粱荻儿顾长者。以味道论,高粱比不得大米、麦子,甚至不及玉米、小米。人们种高粱,多半是为了这高粱荻儿。每次收高粱,人们会把高粱穗儿尽量剪短,以便留出更长的荻儿。

既柔又坚且有弹性的高粱荻儿,可做成馍筐、簸箕、馍算子、筷子笼、蝈蝈笼、锅盖等等生活用具,样样实用。除此之外,高粱荻儿还有许多用途。

在从前,能纺一手好线,是农家主妇的骄傲。纺花前要先搓出棉条。搓制棉条,一般用高粱荻儿作工具,长约尺半,粗细如小指。把弹好的棉花用手扯长,按平后放在桌面上,把高粱荻儿放置于其上,用手心平行向前搓动,使高粱荻儿与棉条同时向前滚动。轻轻用力,向前搓动几次后,用一只手捏住高粱荻儿一端,用另一只手掌心按住棉条,匀力拔出高粱荻儿,一根棉条就搓好了。棉条搓好后,整齐、均匀地码放在簸箕里,待纺花时备用。

手巧的农妇淋醋时,用一根细铁丝,先轻轻捅开高粱荻儿松软的中部,然后把它插在缸底的小洞里,让醋顺着高粱荻儿向下滴,用以替代过滤器。不知这样的方法,是否可以淋酒。

炸麻花时,把面扯成条状,一圈圈缠在高粱荻儿上面,炸好后把面食从高粱荻儿上捋掉,就是一根麻花。据说,这样做出的麻花,个头相当,一圈一圈,如螺旋般上升,十分美观,香酥可口。想来,这样做麻花,似乎有些偷懒,但有民间智慧的光芒在。

用高粱荻儿制作手工艺品,工具极其简单,仅是小刀、尺子,不用任何黏合剂和加固材料。首先在高粱荻儿上开槽、扣榫。开槽的深度是高粱荻儿直径的一半,宽度是高粱荻儿直径的两倍。在高粱荻儿上量出具体尺寸,用小刀刻出凹槽。然后,将高粱荻儿咬合在一起,形成特殊的卯榫接口,构建起一个牢固、平衡的框架结构。在匠

人的想象空间里,花样尽可翻新,形态自然各异,从传统的蝈蝈笼、花灯到各类仿古建筑模型,应有尽有,做工精细,典雅大方。比如笼子,有单间的,有多间的,也有几层“楼”的,高檐浅窗,亮堂暗室,不一而足。这精心扎编而成的手工品,架构合理,疏密有度,搭配得当,不用挂在树上,便一下子亮了人的眼。而且,有股淡淡的高粱香味,更贴近野物的生活环境。麻雀、鹌鹑、八哥、鸚鵡、蚰子、蝈蝈在里面蹦来蹦去、喳喳地叫,再捉来虫子边喂边逗着玩,或者躺在树荫下静听它们唱歌,其乐无穷。

会扎花灯的人,冬闲时,拿出早已备好的高粱荻儿,截成各种不同的部件,扣成一个个灯笼架子,糊上纸,涂上颜色,画上花。据说,扎成这样一个花灯,要七十二道工序。高粱荻儿灯笼便宜,美观轻巧。农历正月十五的晚上,乡村元宵节的欢乐气氛,绝对少不了高粱荻儿的功劳。

早年农村的大多男孩子,都有一把自制弓箭。把竹片或者软木棍两头弯起,用一根绳子固定,一个弓箭便制作完成。别看这种弓箭制作简单,却是男孩子的最爱。把高粱荻儿上到弦上,拉开弓箭,“嗖”地一声飞去,有古时武士威风凛凛的感觉。为寻求刺激,在高粱荻儿顶端,孩子们往往会用黑胶布绑上针,射出去,能深深扎入黄土墙里。有时候,他们会用这种弓箭比赛,看谁射得远射得高。甚至,他们用这种弓箭射树上或天空的鸟儿。一些顽皮的孩子感觉如此不过瘾,会“独辟蹊径”,以自制的弓箭射羊、射鸡、射狗、射猪等,看到它们被射中后疼得四处逃窜的模样,会高兴得不行。当然,这股顽劣的行径,往往会招致大人們的呵斥。